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奥巴马称中美在气候问题上负有特殊责任

综合美国媒体 9 月 23 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合国当天举行的气候变化峰会上呼吁为遏制气候变暖制定“雄心勃勃”的全球计划，奥巴马向来自全球 125 个国家的领导人说，气候变暖的威胁正不断增大，对此，美国和中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奥巴马还宣布，美国联邦机构将把应对气候变化列入国际开发和投资项目规划。奥巴马在讲话中强调，2012 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到 20 年来的最低水平。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美国风能产量增加了三倍，太阳能增长了十倍。今年夏季，联邦环保署首次提出电厂碳排放量的标准。美国将继续帮助开发、建立和实施实用可行的国际项目，但是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并不容易，例如中国和印度领导人就没有参加联合气候峰会。奥巴马的批评者一再攻击总统的气候变化政策，称其不必要，太过分。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麦克康纳尔批评奥巴马采用太多“扼杀就业的监管措施”，使用了太多“监管锤头”。

美计划协助印度建航母，欲深化安全领域合作

综合美国媒体 9 月 23 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将于 9 月 29 日和 30 日访问华盛顿，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美。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考虑为印度海军建造航空母舰提供一定帮助，以便在美印首脑会谈举行之际，两国能够进一步加大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力度。不久前莫迪访问日本时，曾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并指出，印度海军与日本自卫队将定期进行联合训练。此外，两国有关部门将加快磋商，促进日本救灾飞机“US-2”的对印出口。目前，日美印三国正筹备举行三国外长会谈，三国计划协同步调，进一步深化联系。美国国防部长

哈格尔此前访印时，双方就共同合作研制武器达成共识。专家表示，莫迪月底访美将会决定美印是否能够将单纯的武器买卖关系转为战略合作关系，这才是两国在国防合作上的关键。

美国中情局暂停对欧洲友好国家的部分监控活动

综合美国媒体 9 月 21 日报道，目前美国中情局部署在欧洲的官员被禁止私下与为友好国家政府部门工作的“线人”会面，这类活动通常是情报的重要来源，中情局招募本地“线人”的活动也已暂停。中情局情报官员依然可与驻在国情报部门官员会面，在驻在国允许的情况下展开联合行动。美方担心，一系列监控活动的曝光会促使欧洲情报部门监控美国中情局，目前中情局部署在欧洲的很多情报官员已经向东道国坦白了身份。中情局欧洲事务部门负责在加拿大、西欧和土耳其的情报活动，由于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被认为应当是美方重点监控对象，但目前尚不清楚中情局暂停部分监控活动是否影响到土耳其境内的情报搜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 18 日表示，美国已停止对“特定目标”的监控，并正在承担更多的风险。但他没有说明“特定”具体指哪些目标。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陆续对外曝光的大量情报部门监控活动和德国联邦情报局雇员的“双重间谍案”正在促使美方评估监控行为本身是否足够小心谨慎，并衡量监控友好国家政府部门的风险。

苏珊·赖斯称东南亚将是美国亚洲支点政策的重点地区

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9 月 22 日刊文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参加研讨会时表示，美国会继续在经济繁荣、贸易、安全、边境威胁以及民主等事务上对东南亚地区进行援助。在谈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时，赖斯表示东盟市场对于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东盟地区是美国在亚洲投资额最多的地区，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都是 TPP 的成员国。

赖斯表示，东南亚未来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由于目前几个大国在亚太地区非常活跃，东南亚各国也面临空前的挑战。苏珊·赖斯说：“东南亚国家面临着如何适应几个大国在亚太地区表现更积极的严肃问题：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发展、印度的复兴，当然还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东南亚国家不应该在大国之间选择一方，

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赖斯还表示，东南亚国家是美国重返亚太策略中的重点，保护美国亚太地区盟友的独立自主是美国政策的核心，而在亚太事务中，东南亚国家应该保持自己的立场。

中国知识产权代表团日前访美

据综合美国媒体 9 月 16 日报道，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童道驰及其率领的中国知识产权官员代表团日前参加了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主持的商贸联合委员会知识产权工作组会议。此次会议讨论了在中美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机密问题。中国官员 9 月 11 日在华盛顿同美国专利商标局副局长米歇尔举行会谈，米歇尔副局长在讲话中说：“我们同中国的对等机构保持着密切的、有效力的机构间关系，并一贯拥有牢固的协同合作。我们的关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而且我们期待着今后扩大接触并交换看法。”

四个来自中国的代表团（立法事务考察团、江苏省专利执法代表团、中国商标评审委员会代表团、国家知识产权局代表团）将在 9 月份的最后两周分别访问美国，并分别就知识产权事务外展及能力建设、专利执法问题、商标审查和裁决问题、提高专利审查质量问题与美方进行交谈。此外，米歇尔副局长将于 10 月份率团访问中国，继续推动美国同中国的知识产权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皮尤报告显示两党在涉及中期选举重要问题时观点存异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9 月 12 日发布的一份调查，在距美国中期选举仅有 1 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投票人不仅在对候选人的偏好方面存在分歧，在一系列涉及选举的重要议题上也观点相左。

对于共和党选民来说，外交政策、财政赤字与移民问题是其最关心的话题，在调查中每一项议题的得票率均超过 70%，而受访者中只有 50%的民主党选民认为这些议题关乎自身利益。超过 70%的民主党受访者认为环境问题与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性显著，持这一观点的共和党受访人却不超过 40%。

两党观点在一些议题上也具有一致性：恐怖主义与经济问题是两党选民都认为极其重要的问题，共和党选民比民主党选民在这两个议题上的观点更为强烈。医疗

问题也是两党都极为关注的话题，分别有 80%的民主党受访人与 75%的共和党受访人认为这些议题将会影响他们在 11 月中期选举中的投票。

此次调查结果还显示，相对于民主党选民，共和党选民对于中期选举表现得更为积极，他们在中期选举中的投票欲望更强烈。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角度看，研究生以上学历人群与低收入者是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中产阶级多支持共和党人。此外共和党候选人更倾向于受到白人、男性、年长选民的青睐。

美提名日裔上将任亚太司令，目的直指中国

据美国《星条旗报》9月23日报道，美国国防部9月22日宣布，提名日裔海军上将哈里斯出任下届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太平洋司令部现任司令洛克利尔即将卸任。另据美国“华盛顿主考者”网站9月22日披露，日裔上将被提名为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背后别有深意，现任司令洛克利尔对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中东和东欧最近发生的新危机使很多亚洲盟国质疑华盛顿对亚太地区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有意让一名日裔上将来接管太平洋司令部。哈里斯上将现年58岁，1956年出生于日本横须贺，父亲是美国海军军士长，母亲是一名普通日本人。1978年哈里斯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随后进入美国海军服役。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海军飞行员，飞行时间达到4400小时，包括超过400小时战斗飞行。2013年10月，他被任命为太平洋舰队司令。同时，哈里斯长期深入研究东亚事务，被认为是美国海军内部的“东亚通”。目前，哈里斯是美国海军中军衔最高的日裔将领。

美司法部长将辞职，奥巴马再失一臂

综合美国媒体9月25日报道，美国司法部称霍尔德9月初与奥巴马在白宫的一次谈话中确定离任计划，他将在继任人选确定后卸任，但这一过程可能持续到明年。奥巴马预计将于26日在白宫宣布霍尔德离任计划。霍尔德是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司法部长，也是自雷诺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司法部长，雷诺曾在克林顿总统的两届任期内连续八年担任司法部长。报道称，霍尔德是奥巴马的亲密盟友，传达了奥巴马大多数自由主义立场，如同性婚姻、控枪和批评美国监狱系统。霍尔德

和奥巴马私人关系很好，今年夏天曾携夫人与奥巴马在同一庄园度假。霍尔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期时仅剩的三名目前还在任的内阁成员之一，奥巴马 2008 年当选总统后就立即提名霍尔德为司法部长。报道称，奥巴马想要找出一名称心如意的新司法部长并非易事，继任者首先要在为奥巴马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塑造合法性，其次要为奥巴马宣布的新命令制定法律。

重点关注

从卡特访华看中美关系的积极变革

编者按：9月初美国前总统卡特到访上海，卡特重新强调了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中美两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与战略必要性。美国前任国务院官员何思文日前撰文指出，中国领导人已经再次谋求对中美双边关系进行积极的变革，历史正在等待着美国加入这场变革。

9月9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九届鲍大可——奥克森博格中美关系讲座中，美国前总统卡特谈到了一些 35 年前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历史性时刻的相关细节。

卡特回忆了 1978 年与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秘密会谈的过程。而在 35 年前，我还是美国对外联络办公室经济部门的一名外交官员，当听到中美两国将在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我同所有人一样吃惊。在讲座中，卡特指出他如何将与中国秘密建交的信息瞒过了国务院，他知道，国务院倾向于维护美国的外交现状，不会同意中美两国的建交。一旦这样，美国就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将历史予以推进的机会。

1949 年，当卡特还是一名美国海军中的潜艇船员时，他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在那时丧失了承认中国新政府的绝佳机会。而为此，中美两国也在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卡特当时非常欢迎尼克松对于中国开放的态度，在 1977 年他当选美国总统后，卡特就积极指派布热津斯基同中国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事宜进行接触。

本月在上海，卡特重新强调了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中美两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与战略必要性。但令人担忧的是，卡特在 1978 年遇到的因为受益于现状而阻碍对中美关系进行积极变革的利益集团代表至今仍然存在，他们甚至在像《华盛顿时报》这样素来公正并权威的主流媒体上发声。此前《华盛顿时报》曾在 9 月 14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入侵》的文章，该文赞同日本对于钓鱼岛的声索，认为中国在该区域的合理巡逻是一种“入侵”。这篇文章的观点也有部分可取之处，比如认为亚洲将会保持和平，不会发生战乱。中国也不会像俄罗斯一样采取民族冒险主义破坏地区秩序。中国能对其高速发展的经济与军事力量进行适度调控，中国对冷战体系的调整是更加耐心和微妙的。

但一些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却认为，中国并没有停止想要取代美国成为地区霸主的野心。东京大学的一位中国研究专家说，与俄罗斯不同，中国采用的是一种“缓慢入侵”的方式。

读者们读到这样的评论会有深深的挫败感。35 年前，中美关系悄然发生了积极的变革，但今天上述观点会阻碍类似变革的发生。而在华盛顿的政策圈内，的确有不少掌握话语权的人持与上述观点类似的想法。导致这种恶意、自私自利、“失明”观点的原因在于一种争论：到底谁应该成为亚洲的主导角色？

亚洲地区聚集了世界上一些最古老与最先进的文明，以及最大的国家与最大的经济体，只有在军事方面是一个例外。美国作为一个非亚洲国家，在二战后，在该地区保持着不可撼动的无敌优势与霸权，而且没有遇到公然反对。正是这种非正常的军事力量，以及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军事同盟，才是地区不稳定的根源。这种体系阻碍了亚洲国家自发产生的自然秩序发展与变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冷战后秩序”，这就是如今亚洲的现状，也是美国偏激群体与日本右派人士要保护的對象。

此时此景下，我们有必要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行回顾。彼时中美双方的领导人是对现状的积极改变者。两位有着长远眼光的政治家改变了对和平具有致命性威胁的消极现状，并造福了两国人民。而如今，中国领导人已再次谋求对现状进行积极的变革，历史正等待着美国加入这场变革。

（文章来源：9 月 19 日中美聚焦网站，作者：何思文，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

奥巴马任内可能再次宣布对台军售

编者按：据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表示，到奥巴马本届任期结束前，还会出现新一轮的美国对台军售。据他介绍，2015 年比 2016 年对台售武更有利，至于在何时何种氛围下转移何种武器材料，还要取决于稍低层级的讨论。

据前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葛来仪近日在华府透露，未来两年，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前一定还有新一轮对台军售。而前 AIT 理事主席卜睿哲则表示，美国政府在台湾下一次大选前，依然会以特定的发言影响台湾的选情，从而确保美国的利益不受伤害。

奥巴马或再次对台军售

众议院去年通过的《2013 台湾政策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出售 F-16C/D 战机、佩里级导弹护卫舰泰勒号、盖里号、卡尔号和艾尔罗德号共四艘导弹护卫舰。包道格表示，到奥巴马本届任期结束前，还会出现新一轮的美国对台军售，台湾有很多需求，而美国国内需要达成广泛的共识来帮助满足这些需求。他承认美国政府也力图处理好美台关系这个问题以与中国发展关系，因此美国面临着困难的选择：如何在达到法律要求以帮助台湾自卫与避免将美国推向在西太平洋不必要的摩擦和冲突之间求得平衡。据他介绍，2015 年比 2016 年对台售武更有利，至于在何时何种氛围下转移何种武器材料，还要取决于稍低层级的讨论，但已确定会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结束前对台售武。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来仪也指出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在四年任期中完全做到不对台军售，因此可以预期奥巴马第二任内的某个时候会有一揽子对台军售，至于卖什么靠双方讨论，美国不会强迫台湾交易。

距离奥巴马政府上一次 F-16A/B 升级案的宣布已经为时 3 年，林郁方及陈唐山等台湾朝野立委上周访问华府，同声吁美国对台出售潜艇与 F-16C/D 型战机，并以台湾的战略位置可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说服因素。但是熟悉对台军售情况的消息人士指出，对于 F-16C/D，美国出售的积极性已经高于台湾采购的“政治意愿”，德州参议员科宁 2013 年曾对台湾采购新战机的意愿表示失望，

表示台湾的举动辜负了诸多国会议员对台的支持。其实，台湾更倾向购买 F-35，但是具有隐形、垂直短距起降、360 度全方位防御电子战系统的 F-35 高达 2.5 亿美元。美国即使愿意卖给台湾，台湾军费预算也可能无法承受。

2015 为军售较好时机

前 AIT 理事主席卜睿哲表示，根据美国政府以往的案例，华府依然会在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就台湾 2016 选举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表达看法。华府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只剩下两年任期，若奥巴马持续地在国际问题上缺乏考虑，并因个别利益决定再次对台军售，2015 年比 2016 年的可能性更高，因为华府需要避免过于明显地影响台湾选情。但是未来两年期间，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两国领导人国事访问、两军摩擦、两岸关系以及大规模打击“伊斯兰国”反恐行动都将是白宫需要对时机进行权衡的因素。

而 66 架 F-16C/D 的军售，包括重启已经关闭的部份生产线等，金额预计将高于 2011 年美国的对台军售，因此后续的紧张形势可能无法像 2011 年迅速得到缓解。当然，美国的 2011 年军售已经突破对台的六项保证。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证实了美国曾向中方提前知会军售。因此奥巴马若再次决定对台军售，应该会延续 2011 年的方式提前知会中方。

奥巴马或给台湾吃定心丸

早在 5 月 7 日，美国国会就要求继续对台进行军售。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5 月 7 日用了一整天时间审议 2015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并一致通过一项法案，其中包括两项由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提出的有关中国的议案。福布斯在主持海军事务小组的一次听证会上表明了他对中国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的忧虑，福布斯敦促美国行政当局继续向台湾提供自卫所需的武器装备。

另一方面，美国在 2014 年 3 月表示，2015 国防预算删减美国 F-16 战机升级项目时，将台湾 F-16A/B 型战机性能提升案一同取消。此举引起了台湾方面对自身安全的强烈担忧。台湾 F-16A/B 升级案于 2011 年 9 月宣布，当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史文正好提出“弃台论”，指出美国最终可能需要放弃对台湾的六项保证，并与中方制订一个关于军售的对话机制。事隔两年多，美国删除台湾的 F-16 升级计划引发了诸多联想。此外，美国删除台湾的 F-16 升级计划后，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又发表《跟台湾说再见》一文重提弃台论。文章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必须考虑避免引发对华战争，华府决策者最终将放弃台湾。然而，部分美国人随即站出来否定这个观点，其中就包括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以及 AIT 主席薄瑞光等人。在“弃台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奥巴马将再宣布对台军售，无疑是给台湾吃了一颗定心丸。

(刘军供稿)

分析认为奥巴马仍有可能大有作为

编者按：当下对奥巴马进行的批评缺乏历史维度。从里根、克林顿到小布什，前几任美国总统都在其任期的第六年遭遇瓶颈状态，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剩余任期内在一些领域的成功。如今这种情况也可能适用于奥巴马。

1986 年 9 月 18 日，在罗纳德·里根的总统任期还剩两年多时间里，他最早、最热烈的支持者之一乔治·威尔却在专栏中宣称，里根政府已经完蛋了。“当政府迅速而彻底崩塌的时候，”威尔写道，“合理的推测是，这个政府就像气球一样，内里除了空气一无所有。”让他如此抱怨的，是一桩如今早被忘却的争议事件——里根促成了一项复杂的人质交换协议，从而让遭苏联扣押的一名美国记者回国。然而，威尔的专栏只是打响了第一枪，自此保守派猛烈抨击执政后期的里根，同时伴随着一系列文章宣布里根政府基本没戏唱了。今年秋季，奥巴马来到了总统任期的同一阶段，并身陷类似境地。在普遍的不满情绪下，许多评论人士宣称，奥巴马政府已是强弩之末。

多数这种“奥巴马已成为过去”的情绪相当真切，也有不少只能怪到奥巴马头上的理由来支撑此类判断，然而它们均缺乏历史维度。实际上，“奥巴马任期几近终结”的概念浮现的时间点，与任何第二任期的总统别无二致。总统当到这一阶段，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都与前辈里根一样，被批评地体无完肤。不过，历史映照出了一个当下的评论人士忽略了的事实：里根、克林顿和布什任期里最重大的成就中，有不少发生在执政的最后两年。到了此时，公众的关注或许越来越弱，外界

看来总统的权力大约也在衰减，可是宪法赋予总统的巨大权威其实一如既往。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最关键的外交活动，就发生在他执政的最后两年，而此举推动了冷战的终结。在克林顿掌权的最后两年里，他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辟了道路，塑造了今天的世界经济秩序；他还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前提下开启了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从而为美国的类似军事行动创下了先例。在布什任期的最后两年里，美军在伊拉克“增兵”，彻底改变了战争格局；他进行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金融救援行动；他还与伊拉克签署了协议，保障美军在 2011 年底撤出该国。同样，奥巴马在任期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打击伊斯兰国的新战争、与伊朗的核协议、新贸易协定、新移民政策，以及我们目前想都没想到的一些领域。那么，该如何解释这早早到来的末日预言呢？

如果说有国民心理这回事的话，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某种集体投射。我们声称总统累了，或是看上去很疲惫，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厌倦他了。到了执政第六年，总统的过度曝光使我们产生了心理疲劳。上台伊始，总统自然承载着支持者的希望。为了再次赢得白宫，支持者们会压制内心的任何失望情绪。不过，到了后一个任期，就连最坚定的支持者也觉得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不满之情了。与此同时，及至第二任期，总统本身也不那么在意支持率了，而是更看重结果。虽说总统还是需要公众的支持，但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工具，比如帮助自己让国会通过立法。总统会更愿意忤逆民意或冒犯基础选民，就像里根与戈尔巴乔夫谈判时那样。

过去几个月里，面对看似日薄西山的奥巴马任期，有些评论人士呼吁改革体制。曾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并给奥巴马担任过经济顾问的劳伦斯·H·萨默斯最近提出，是否可以将总统任期改成六年，不得连任。不过就连他自己也承认，不能连任就会意味着，总统一上台就变成跛脚鸭，应对第二任期低迷状况的另一种方法是废除不得超过两个任期的限制。但这也不是什么终极答案，毕竟 1947 年通过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的理由很充分。鉴于行政分支的监管、监控和发起战争的权力有了巨大的扩张，今天为总统终身制打开大门的危险要更甚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

结果只能是今天的局面。第二任期的总统将在执政第六年就看起来是强弩之末几乎不可避免。不过，尽管我们的关注日益减弱，历史仍有非常重要的篇章有待写就，甚至可能是至关重要的篇章。

(文章来源：2014 年 09 月 25 日《纽约时报》，作者：孟捷慕(James Mann)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驻校学者，近著有《奥巴马班底：白宫重塑美国实力的内部挣扎》一书。)

美国亚洲支点政策中的空军因素

编者按：美国在空军上的战略部署将会成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较于在亚太地区永久驻军，美国空军更倾向于在未来几年内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力度，并同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泰国加强军事联系。虽然还未引起注意，但上述计划已经开始启动。

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关注亚太地区军事与安全形势的人来说，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貌似只是口头上的宣传，美国将主要军力投入到了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与乌克兰等地，亚太地区与之相比，像是一片宁静的绿洲。

中国在过去十年内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在争议领土问题上的果断决定，使美国在地区内的盟友感到日益紧张。美国一直对地区内的盟友发挥着保护伞功能，而美国在本世纪初深陷于伊拉克与阿富汗问题，对亚太地区日渐力不从心。

于是美国在 2011 年宣布了重返亚太战略。奥巴马宣布要在亚太地区扩大美国的外交、军事、经济影响。但是美国国内的财政危机与随后而来的中东问题，似乎阻碍了美国这一战略的开展，人们再次开始质疑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空军率先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了阐述。美国空军将亚太地区看作是其执行任务的场所而非驻地所在。相比较于在亚太地区永久驻军，美国空军更倾向于在未来几年内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力度，并同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泰国加强军事联系。虽然还未引起注意，但上述计划已经开始启动。

2014 年 6 月，12 架洛克希德马丁（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的 F-16C/D 型战隼多用途战斗机（分别来自哥伦比亚和新泽西地区的空军国民警卫队）离开各自在安德鲁斯空军和大西洋城空军国民警卫队的基地，飞越太平洋来到韩国群山空军基地，

并与美国驻韩国的军队进行战略部署与调整。这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军事计划的一部分，即加大设备与人员投入，在任务轮换的基础上支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地域军事计划。

不同于以往的驻韩部署，这次活动有了一个重大变化。7月底，新泽西国民空军警卫基地的相关人员被华盛顿国民防空警卫队的 185 名飞行员与勤务人员所代替，他们并没有在朝鲜半岛停留，而是径直南飞到达了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基地，目的是参加 2014 年的“星际传奇”军事演习。这项耗时 8 个半小时，全程 3 千 5 百英里的航行没有进行中途补给，完成了一次直达飞行。于 8 月 1 日至 8 月 22 日进行的军事演习是澳大利亚皇家军事基地的首次多国防空军事演习，参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阿联酋、法国与新西兰。该演习每两年在澳大利亚北部举办一次。

2014 年是美国空军 F-16s 战斗机自 1996 年以来第一次参加“星际传奇”空军演习，美国空军也趁此机会加强了空军的软硬实力以及与他国军队作战配合的能力。之后，华盛顿空军国民警卫队还将参加由澳大利亚空军和新加坡空军共同参与的一次演习。9 月 12 日之后，华盛顿空军国民警卫队将会途径关岛或夏威夷飞回美国本土。这次演习对于美国的军事部署来说意义非凡，它加强了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承诺，维持了美国在朝鲜半岛、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的军事联络，也会为美国日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乃至再平衡战略指明方向。

（文章来源：9 月 16 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作者：麦克·杨）

焦点分析

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抗击极端势力

核心提示：当地时间9月24日，奥巴马在第6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当前世界与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奥巴马的主要发言摘译如下：

“我们的世界中却存在着一种无处不在的不安感——埃博拉疫情的爆发令西非地区的公共卫生系统不堪重负，而且还构成了迅速跨境蔓延的威胁。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犯行径让人们回想起大国为了实现领土扩张野心而践踏小国的日子。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残忍行径迫使人们直视黑暗的腹地。

这些问题必须刻不容缓地——得到关注。但它们也显示出一个更广泛问题的征兆，那就是我们的国际体制赶不上一个紧密相连的世界的步伐。我们没有适当地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能力。我们往往在应该严格执行国际准则的时候未能执行。而且，在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地区，我们没有以足够的力度应对助长暴力极端主义的偏执、宗派主义和绝望情绪。

各位代表，我们作为联合国汇聚在一起要作出一个抉择。我们可以重振这个让如此之多的进步得以实现的国际体制，我们也可以听任动荡的逆流让我们倒退。我们可以重申我们应对国际性问题的共同责任，也可以面对越来越多的动乱的爆发手足无措。

这提出了我们这个全球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是从共同利益出发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共同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是陷入过去具有毁灭性的敌对状态。当各国找到共同的立足点时——不简单地基于威力，而是基于原则——我们便能取得巨大进展。

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我们必须集中于四个领域来应对这一挑战。

首先，必须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个被称为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组织。

在展开这一努力时，我们并非独自行动，我们也不计划派遣美国军队进驻外国土地。但我们会支持正在为收复自己的社区而战斗的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我们将发挥我们的军事威力展开击退伊斯兰国的空中打击，我们将训练并装备在当地与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作战的武装力量，我们将努力切断他们的资金来源并阻止外国武装分子进出该地区。而且已经有 40 多个国家愿意加入这个联盟。

第二，现在全世界——特别是穆斯林群体——应该以明确、强有力的声音坚持不懈地表示摒弃“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

这意味着切断点燃仇恨的资金来源。有人通过全球经济聚敛财富，然后向那些唆使儿童进行破坏的人输送经费，现在应该制止他们的虚伪行径。

这意味着从恐怖主义分子手中夺回被占据的空间——包括因特网和社会媒体。他们的宣传已经逼迫年轻人到海外为他们作战，将学生变成自杀炸弹。我们必须提供另外一种前途。

第三，我们必须解决冲突周而复始的问题——特别是宗派冲突——这为恐怖主义分子创造了可以利用的条件。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股潮流可以被逆转——一个新的包容性政府在巴格达成立；伊拉克新总理受到邻国的欢迎；黎巴嫩各派拒绝接受试图挑起战争的人。在采取这些步骤后，必须随之实现更广泛的休战。没有任何地方比叙利亚更需要做到这一点。美国与我们的伙伴一起，正在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训练和装备，用于抗衡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分子和阿萨德的残暴统治。但政治是叙利亚内战唯一持久的解决途径——包容性的政治过渡，反映全体叙利亚人民的合理愿望，不论种族和宗教归属。

我最后的第四点意见很简单：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世界必须高度重视本国人民非凡的潜力——特别是年轻人的潜力。

美国已准备好作出努力，采取行动应对眼前的威胁，同时力争建设一个越来越不需要这类行动的世界。美国永远不会在捍卫我们的利益时退缩，而我们也不会坚持这个机构的承诺及其《世界人权宣言》时退缩——其理念是和平不仅是没有战争，而且是有着更好的生活。

在这个十字路口，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美利坚合众国不会在完成必须完成的使命时分散精力，也不会却步不前。我们是令人自豪的自由传统的传承者，而且我们

已准备好尽一切努力将这一传统传给子孙后代。我请求你们同我们一起完成这个共同的使命，为了今天的儿童以及子孙后代。”

（文章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网）

评论文章：奥巴马的联合国讲话是其外交政策转折点

核心提示：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可能会暗示他将改变消极的外交态度。如今，他公开承认自己对世界秩序正在崩溃的担忧，并认识到美国需要发挥领导作用以积极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奥巴马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是他在第二任期内做出的最好的外交政策发言，这与他5月在西点军校的发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次发言的内容鲜明地揭示出奥巴马对于当前整个世界局势的观点以及这一年以来世界所发生的改变。

奥巴马的外交哲学

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之初，他认为世界形势并不像媒体指出的那样糟糕，美国也是相对安全的。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奥巴马说：“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是强大的，美国会遭受来自他国的直接威胁这一概率非常低。之前弗里德曼在专访中向奥巴马提问世界秩序是否正在分崩瓦解，奥巴马回答说并不能对此一概而论，因为仍然有好消息不断从世界各地传来。8月在加利福尼亚，奥巴马还在记者的采访中回答道：“大家感觉世界正在变得一团糟，这是因为社交媒体做出了太多的负面报道。如果你看了太多这方面的新闻，就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坍塌。”

总统的这些言论及行为使分析人士认为奥巴马对于美国的实力太过自信，他甚至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可以打败世界上一切反对力量。他认为只要尽力应对短期内的任务即可，从长期来看一切都会朝向自然有利的方向发展。

美国主导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

运用这种外交哲学，奥巴马对俄罗斯这个地区大国的行为不予认真考虑，并认为普京的行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制裁来惩罚俄罗斯，但

并不应该对乌克兰问题有太过激的表现。中东地区正在暗流涌动但是奥巴马拒绝对这些现象加以遏制。所有的一切还不至于让美国动用军事力量。这种自认为美国能在混乱中自保的想法太极端了，一些倾向于现实主义的人可能会对此表示赞同。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士则对当时的状况极其担忧，因为局势已经发展到了奥巴马所不能控制的程度。如果俄罗斯完全控制了乌克兰怎么办？中东的混乱会不会导致约旦政府的垮台？如果南海局势完全被中国掌控，美国又该如何应对？一些人脑海里假想的、边际的事件在另一些人眼里则是迫在眉睫、必然发生的。

推动历史的发展

今天的演讲标志着一个转折。奥巴马在发言中提到，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从共同利益出发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共同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是陷入过去具有毁灭性的敌对状态。这是极其正确的。在之前的公开演讲中，奥巴马总是认为所有事件都会自然过渡到第一种情形，所以他看起来完全不担心。如今，他开始担忧事情会朝后一种情形发展，他开始公开呼吁抗拒极端势力，寻求在中东的领导角色，并且向俄罗斯发出了明确的谴责信号。

奥巴马一直承认我们应该遏制并打击反对力量，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他拒绝承认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他不承认世界秩序正在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并拒绝立刻予以回应。不管面临多么危急的情形，奥巴马都拒绝对外交政策做出改变。如今，他公开承认自己对世界秩序正在崩溃的担忧，他终于认识到美国需要发挥领导作用，来推动历史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文章来源：9月24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作者：托马斯·莱特）